

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文化人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形象。说到晚清,说到民国初年文坛,会想起南社,想起南社的三位大佬,想起柳亚子,想起陈去病,想起高旭。

老负虚名太史公

叶兆言

柳亚子是吴江黎里人,陈去病是吴江同里人,高旭是上海金山人。金山离吴江很近,曾属于苏州专区,说南社是吴江人玩出来的,没什么大错。吴江是南社的“大房”,两个字要用吴语念才有味道,才有气势。根据统计,除了发

起者占三分之二,最初的南社社员共计228人,吴江人占27名,这数字更有意义,说明南社源起吴江,影响绝不是吴江一地。南社是个标准的文人社团,却涵盖了与北方清朝政府对立的雄心。第一次雅集的17人,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因此南社也是革命党人的集结地。文人纸上多谈兵,尤其年轻的文化人,南社在文坛上的地位,很显然不是诗文有多好,文学地位有多高,是非常激进的观点。晚清时革命就是排满,东南义旗大举,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历史上的革命,且莫看轻了纸上谈兵,考察晚

清历史,甲午大海战,废除科举,包括此前太平天国的兴起和灭亡,都与文人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事实上,也是从晚清开始,人们开始相信笔杆子,笔杆子不行,才转而相信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

喜欢南社的不可一世,舍我其谁,是文化人所必须,都说现代文学开端于五四,如果让我来写文学史,便要由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和南社的诗歌革命为开始。五四运动最真实的口号是“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引申出来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非要说我们的文学源自这些口号,多少

有些想当然,多少有些自说自话。

南社遭遇的最大困惑,清朝说灭亡就灭亡,革命失去对象,不成功就造成困惑。仍然以南社三位大佬为例,高旭最后成为北洋政府议员,在曹锟贿选时不清楚。陈去病拒绝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不是不想做官,是政见不合。柳亚子应毛泽东邀请去了北京,他老人家倒真想做事,结果却牢骚太甚。

文坛自古以来都是诗坛,诗人永远老大。南社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然而它衰落也是因为古诗凋零。五四以后,小说家逐渐执文坛之牛耳,越来越时髦,越来越被大众认同。于是回忆南社,难免一种凄怆,惋惜他们失去的文坛地位。

江宪曾说,他注定会花一生的时间,去走遍这个世界。这是差不多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跟我说的一句让我感慨至今的话。

那时,作为著名律师的他,正准备着他人生的第三次西藏之旅。当时记得他自找赞助购置车辆,自驾前往拉萨,一边采风一边公益,然后又将车辆捐给当地的律师协会。他说这也算是为西藏做点贡献。

提起江宪,人们便会念叨起他头上的那几顶闪光的桂冠,如“东方大律师”和“全国名律师”等。但江宪却从没有为此晕眩过,担当律师几十年来,他从来就是荣辱不惊,云卷云舒,从不刻意地眼盯大案要案。但这么多年来,凡是担任律师的大部分案例,最终的社会影响力却都高得惊人且令人难忘。比如十多年前上海野生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以及后来的韩国货机坠毁事件等,虽然这些事件本身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经过他的雄辩,最终都成了名案。而他现场的辩词、经办的案例,则往往会成为那些学法律的学生们作为范例参考研读。去年江宪接的一起手机公益诉讼案,最终不仅圆满结案还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十大法治案件……

那份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他看来,当事人交给律师的并不仅仅是案子,更包含期待和希望甚至梦想。他说,一个律师,要有点情怀,因为最终能帮人实现梦想的,一定是情怀……

能以这种心态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生,早已是一种境界。江宪说,他如果有这种境界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在旅行中领悟出来的。江宪喜欢旅行,尤其是充满探险意味的旅行,沪上的律师同行几乎无人不知。

1999年,作为上海音像公司的法律顾问,江宪随朱哲琴和何训田一起赴西藏,拍摄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阿姐鼓》电视片。

“那是我第一次进藏,当我站在岗巴拉山上,看浮云飘过,耳畔传来远处大昭寺的诵经声,我激动得一发不可收……”他说他身上如果有一种境界,那一定是从旅行而获。旅行会让人豁达和释然,而最高的境界便由此而生。

神奇的高原和湖泊、蓝天下飘逸的斑斓的经幡以及弥漫回荡在苍穹之间的直逼灵魂深处的诵经声,让江宪深深地陶醉而不愿醒。后来他告诉我,那一刻,他忽然觉得,他似乎是为这片雪域而生……

看云飘过,耳边传来诵经声

刘沙

惊鸿一瞥

冬是美人冬也瘦

程琼莲

冬天是位瘦美人。山峦枯寂,草木凋敝,丰硕的大地低敛下去,如一位低首沉思的老者,静穆、深远、安静。河水薄而透明,水流淙淙如古琴,轻捻慢拨之间,一曲高远淡渺的冬之韵流淌而出。

收割后的大地空旷岑寂,天空高远,浮云似有若无,寒鸦掠过老树枝头,留下一声悲怆的嘶鸣,划破山村深厚的寂静。夕阳如一枚鲜亮的老鸭蛋,卧在村庄灰色的瓦脊上。淡蓝色炊烟缓缓升起,又被风吹散,渐淡渐无力,融汇在苍黛色的天幕里。

炊烟是村庄无声的语言,熏染着一个个家日的日子。土灶燃起木柴的清香,慰藉着游子饥渴的乡愁。然而炊烟或者最终还是散佚在村庄的上空吧,如同那些早已经消逝的物事,如石磨、犁耙,还有村子东头曾矗立过的高大的碾槽,印证过多少童年的欢乐,忽然就消失在时间的册页里,让人猝不及防。我们在跨入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年代,繁芜、喧嘩,鲜衣怒马,谁会关注一个无名小村天空之下细微的变化。

冬天铅华洗尽,气质高冷,却也有薄施粉黛的时候。最是早晨推开门,陡见一地寒霜,不由打了个寒噤,心里却有无言的喜悦。冬霜有枯涩凋零之美,霜之下,是泛黄的草地、是褐色的泥土、是坚硬的山岩,是灰色的瓦楞。其实现在的农村,灰色的瓦楞亦不多了,它们和父辈古铜色的面庞一起,恍惚已成一团模糊的影像。面对富贵逼人的红色琉璃瓦,感觉它太艳、太亮,太招摇,在冬阳的反光下灼痛了我疲惫的眼。黑白瓦墙的水墨村庄,以及村子里正在消逝的物事,还有一些人,它们在走向时间的背面,离我越来越远。时间是一道残酷的分割线,过去、现在、未来,各就各位,互不相干;时间又是汨汨不绝的河流,以滴水穿石的恒心和耐力,腐蚀我颓然而又苍白的记忆。父亲的面容,真切、模糊、模糊、真切,记忆完全不靠谱。

和霜比,雪太缠绵。雪冷则冷矣,然跳动的是一颗不安于寂寞的心。雪的冷凝里有欲拒还迎的艳,如绝色冷美人,虽然冷,但倾城的艳姿总是让人一再勾连,连那种低回宛转仿佛也是以退为进的姿态。一夜北风紧,铺天盖地,纷纷扬扬,雪来了,雪来必闹出一番不小的动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雪的银装素裹,她的晶莹也似的白,也冷冽,也妖娆。霜根本无意让人知晓它的来临,在小草的叶尖上,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在冷硬干裂的土地上,霜轻轻、静静地覆盖,细细地滋润。“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有霜的月夜,连月华都被铺上一层薄薄霜意,这样的夜晚适合想念一些人与事。生命就是这样的欢乐吧,可以喜欢一个人,写一首诗,在寂寥温暖的冬夜。觉得一切都可以这样从容地握住,从容地拾起,做个从容的如冬一样的女子,真好。

冬天,点一盏灯,温一杯茶,在有风有雨有霜有雪的日子里,陪爱人一起度过。

小D打水

黄亨

在大学的一个人寝室里,小D同学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楼打水,每当他提着打满热水的暖水壶回到寝室时,另外的5个同学还在蒙头大睡。隔壁寝室的同学们看着就有点羡慕嫉妒恨了,对小D说,打水是各人的分内事,你别宠坏了他们。小D笑笑说,没事,我从农村来的,吃得起苦。有个周六小D忙活了一整天,半夜才睡下。第二天早上5位同学起床后发现各自的暖壶里没有热水,都不约而同地叫起来:“热水呢?怎么没热水了?”再一看,小D竟还在熟睡呢,都火了:“小D,你怎么还没去打水啊?”



开口露珠玊 (国画) 李新卫

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个地方,令我疯狂地想念过。这个地图上的小角落,生于斯,长于斯,虽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终老于斯,但至少以为平静如水的日子充满了喜悦。有一天,大人决定,要搬走了,到孩子眼里陌生且内心并不向往的城市去。这一度成为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孩的致命伤,心头时时掀起万丈狂澜。不解,惆怅,委屈,无助。此时,高考,只有高考,成了不断溺水下沉乱扑腾时能抓住的一根稻草。

当再度求学,把最后一件行李提上火车,回望熟悉的故乡时,车窗里的小城看上去很留恋出走的人一样,在视线里,它是温暖的,潮湿的。

那样的远离,实际上,意味着失去。好比子弹出膛了,不会转回来,而是必须以昂然的姿态前进。不可逆。一个有着无数成长记忆的小城,在人生的轨迹里消失,不见,直到成为永远的过去式,是怎样的感受?!一度以为只有自己才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怀,直到国庆节同学小聚,才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的感受

我第一次见到曾彦修老师是在2000年9月12日于江苏无锡举行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张闻天同志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上。那天与会者很多,又没人专门引见。因此,我认识了曾老,但他没有认识我。不过,会议期间,大会主席突然宣布说:“今天,刘英大姐有点事,要提早一些走,但机会难得啊,请大家马上到大门口集合,一起合影留念吧。”于是,与会代表都去拍照,便留下了一幅很珍贵的集体合影的照片。其中,第一排坐最中间的当然是刘英同志;曾老是第一排左起第9人;我是第三排右起第7人。

第二天,会议组织学术讨论。曾老和何方、萧扬、张培森、程中原等依次坐在主席台的一侧。我坐在主席台外围第一排的首席。因此,我的座位距离曾老不很远。但那一天,何老发言了,

实在惊人地一致;芹从新加坡一回来,就火速联系我我要回去走一遭与同窗会面,那帮随父母单位变动集体迁徙到烟台的同学们那晚一直关注群里同步晒出的远程聚会动态……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很多年以前,找到新的人生支点的时候,我已经不觉得委屈了,且渐渐能够用旁观者冷静理智的眼光看待故地和其间的自己。成年的、青春期的、童年的视角是如此不同,而当年偏偏就自以为留下那么多遗憾和不甘。有过狂热,是好的,说明年轻;归于沉静,亦是好的,代表成长。

然而街道,小巷,上过的学校,以及芹又讲述的家庭故事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时,内心还是掠过一阵小的冲动和波澜。怀念也是一种善良。怀念的客体仿佛不同,那是每个人心中闪现的各自的经历、体验和穿梭萦绕的文化过往,目标则直指同一个地点。

尽管祖籍各异,但我们不约而同把这里当成了老家,并且时时眺望。

小城与同窗

林红

曾老没发言。因此,令人尊敬的他还是没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不过,从衣着来看,发现曾老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同志,参加如此隆重的张闻天同志的百年庆典,穿的衣服好像仍然是七成新。或许,这是“延安人”在衣着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吧。

无锡的会议结束后,大约在9月底,刘英同志提出要来上海浦东张闻天故居探亲。曾老便说:“师母探亲,我们一起去陪吧。”因此,曾老和张闻天文集传记组的何方、萧扬、张培森、张青叶等老师坐一辆面包车都到了张闻天故居。而那时的张闻天同志的生平陈列就布展在故居的东厢房内。于是,当刘英等人在细看张闻天生平陈列时,曾老等几个随行而来的老同

难忘曾师一席谈

张勤龙

志就在故居东厢房的客堂里随意而站,有感而发,高谈阔论了。曾老说:“过去,都说张闻天是一个理论家,仔细想来,很不合适。因为,理论家一词,似乎太偏重于‘政治’,再被康生等人在‘文革’中那么一搞,这一个概念,真的相当‘臭’了。再说,这概念也很不规范,根本没法和国际接轨啊。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张闻天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因为,张闻天已经具备了作为杰出思想家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他的思想具有独立性,不随风倒,不人云亦云,更不阿谀奉承。第二,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有分析,有见地,思想深刻,自成体系。第三,他的思想富有批判性。新思想必然是在同旧

金明池·江中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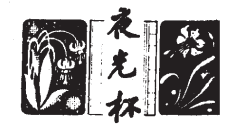
陈圣争

隋柳长堤,衰兰古道,浊浪铺空滚啸。波浩渺、鼋鼍负囊,鱼鳞泛龙门跳。望楼船、观阙摩霄,尽梦想、从此香光环绕。更水榭亭台,歌吹觴燕,日与熏风倾笑。怎料人心多幽窈。数罟密江湖,四维皆罩。更兼那、饵食频抛。谁惯坐、丝纶垂钓。便浊肉刀砑,腥风鲜味,添佐佳肴一道。

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希望做一个好好先生,没有一点锋芒,没有一点批判性,没有一点斗争精神,那他这个人,就是苦肉一生,还是注定成不了一个很优秀的思想家的。”

曾老一边谈,一边笑,一边用手比划着,文质彬彬,思路清晰。其他的几个老同志,一边听他讲,一边频频点头,表示非常赞同他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长期在故居工作,但这是第一次听说张闻天同志曾经是一位很了不得的思想家。因此,不禁暗服曾老的高论,并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地点,把曾老的重要一席谈,铭记在心,不敢忘怀。

草婴以翻译巨著,来坚持自己的理想,明请看本栏。



因为西藏,他开始去实践他走遍世界的梦想。迄今为止,他已分别十二次进藏,进珠峰大本营五次,行摄阿里大北线三次……五十岁生日那天,他在贡嘎雪山徒步,夜里睡在雪地里,瞪眼望星空,那一夜他数了五十颗星星。“我的旅行就是生命的体验,有一次走大北线,车辆困在河流中差点连车带人被冲走,幸亏藏胞援手;又一次阿里迷路,最后只能沿着隐约的车印走,一夜过后,看见前面有灯光,那种幸福让我落泪。而在新藏线,狼的绿眼睛伴了我一路……

如今的江宪,一年里有半年在外游历。他走遍了几乎中国所有的地方,即使世界他已走了大半。有一次在香港开庭,有几天的间隙,他竟飞去澳大利亚,在被称之为地球肚脐眼的 Ayers RocK 乌鲁鲁巨石上徒步,这是土著人之地,一座山就是一块石头,深藏澳大利亚沙漠中……

拍了几万张照片,走了大半个世界,因为喜欢羽毛球,一打就是二十年,酒量好到半斤二锅头一口闷……

这就是律师江宪,一个上海人的真实情怀。

十日谈

冬至的思念